

凡人心迹

为新的一年作个序吧

陈裕

2025的时光渐渐隐退,这一年的一切都将作为记忆。而2026年的日光洒下来,未来的每一天都将成为期盼。桌上,2026年的合历,才掀起了一页,来也匆匆去也匆匆的日子,注定在这一张张日历纸页上逡巡。欢迎你,即将到来的2026年。

窗外的腊梅开得正好,细碎的金黄缀在枝头,冷香随着风的轨迹漫进来,与砚台里的墨香缠绕在一起。我望着打开的电脑,忽然想为新的一年写一篇序——不必堆砌华丽的辞藻,只用平淡的词汇记下此刻对未来的期待,当作给时光的手札。

每年年初,我都会写点文字,憧憬新的开始。一个人在时间待久了,总有话要说,总有一些感慨要倾诉。这日子久了,总觉得它像奔涌的河,要掀起些波澜才有滋味。

人生百味

把思念,融进每个朝暮日常

庄志华

偶然在网上看到一个视频。视频中的男子坐在地铁上,因被公司裁员、生活压力过大,突然崩溃大哭。这一幕,让我心有戚戚焉。成年人一直扛着压力前行,自己都不知道崩溃的临界点在哪里,崩溃又会在何时何地。他在地铁上崩溃,我的崩溃深夜来袭。

自从父亲中风倒下后,他不能言语不能动弹。因哥哥长年生活在外市,母亲不能担事,父亲生病住院期间,所有的看病、护理,我是主心骨。除了深夜陪护他时我悄悄流过泪,其他时间我表现得都很坚强。治疗陪护的过程比较艰辛,最终我仍然没能留住他。

崩溃的到来猝不及防。在父亲过世大约半年后的一个深夜里,我梦见了他。他花白的头发有点长了,仍然是那副笑眯眯的慈爱的表情,只是看起来有点黑瘦且虚弱。场景好像是父母亲在我家玩了一段时间,正打算回老家。我跟他说:“我看看我妈在哪儿,我送你们俩回去。”他试探性地问:“你把孩子带着,一起去老家玩几天,怎么样?”我犹豫了一下,说:“算了,他明天还要上课呢。”……然后突然就醒了。

醒来后,我才发觉是好梦一场。想到好不容易和父亲在梦里相见,交流时间还这么短促,想到再也见不到亲爱的父亲了,情绪立马绷不住了,崩溃得泪流满面。睡在身旁的老公,听到我的抽噎声,也醒了,赶紧搂着我问:“怎么啦?怎么啦?”我哽咽地说:“我梦见爸爸了……好久没跟他说话……为什么刚说说话就结束了?”他像安慰小孩那样拍拍我的背,安抚我。等我情绪平复下来,我跟他讲父亲苦难的童年、沉重的中年、辛苦的晚年。父亲幼时丧父,靠着小脚的祖母拉扯长大,中年扛起一家子的生计,晚年还没来得及享几天清福,就被病魔缠上并夺去了生命。我跟他讲父亲待人的善良、为父的坚强、为人的乐观。不知不觉,聊到窗外泛白,天快亮了。最后老公说:“父亲最不放心的的人是母亲和哥哥,在我们能力范围,我们多孝敬母亲、照应哥哥,让他在九泉之下安心,这是我们能给他的最大的安慰了。”

窗外的天光一点点漫进来,驱散了深夜的伤感和惆怅。老公的手掌还轻轻地落在我的后背,带着安稳的温度。我躺在他怀里,想起梦里父亲笑眯眯的样子,心口的伤痛慢慢化作一阵柔软的酸涩。

那天之后,我开始学着把对父亲的思念,融进细碎的日子里。母亲习惯老家的生活,我于是每周抽时间回去陪她,给她买菜、做饭,陪她聊天、洗澡,听她讲从前的旧事。逢年过节,我主动问候哥哥,分享生活。

我知道,父亲从未真正离开我们。他藏在我与母亲闲聊的话题中,藏在亲朋好友偶尔的追忆中,藏在老家他种下的梨树结的果、紫薇开的花中……他只是换了一种方式,守着我们,岁岁年年。

岁月留痕

又一个年份像一样从岁月之河快速游过,我伸手去捕捉,却连一片鱼鳞也未捞着。待缩回手时,生命的蜡烛已然燃去一大截。所有得意与快乐都已化作火焰,将日子照亮;所有失意与忧伤都已化作灰烬,将黑夜砸痛。但无论是风调雨顺还是狂风暴雨,无论是阳光普照还是月黑风高,生命的蜡烛都会义无反顾地燃烧,直至生命的句号张嘴将燃烧吹灭为止。正如拙诗《流浪歌》所写的那样:“其实,每个人/也无论身处何地/都只不过是一堆原料/总被一些事情点燃/火光谱写辉煌/烟灰升华或沉淀记忆”(载《辽宁青年》1999年第15期)。

一眨眼,二十四个节气就像二十四个兄弟,手拉着手,肩并着肩,轮流与我朝夕相处半个月,然后便悄悄离我而去。于是便感觉自己像是“铁打的营盘”,而节气是“流水的兵”。其实这大错特

序篇中总有回忆,对过去一年的追望。可这一年走下来,最难忘的不是激流,而是静水的片段:春日草叶上落下的雨滴,敲在青砖上的淅淅沥沥,这雨声陪我读完半本散文集;夏日,夜幕下闪耀的星子,照亮我回家的路,窗口的灯光,在我心中存满温度;秋日午后的阳光,透过杨柳的缝隙,照在母亲沧桑的脸上,还有白发闪着银亮;冬夜,微信上的老友问候,似炉边的茶,水汽连着山川,延续着同窗的深度。

活过了人生的大半个春秋,可知,岁月不是浓墨重彩,那些看似平淡的瞬间,早已在不经意间,把日子酿成了温润的酒,就像我家窗台上的兰草,根茎在寒风里默默耐了三个月,忽然在岁末时溢出新绿。那冬日的绿,多么喜人而触目,兰草蓬勃的样子,让我明白,生命从来不能轻视。

新的一年,许是还会遇见些风雨,而这风雨莫不是时光的调剂。在新的一年里沉淀,沉淀那些容易冲动的脾气,即便我早已过了冲动的年纪,可有些人有些事,还会让我忍不住,发泄心中的怒气。我渐渐懂得,所谓勇气,不是莽撞地往前冲,而是知道前路有坎坷,仍愿意带着温暖出发。就像冬日的梅非要顶着寒风开花,不是不惧冰冷,而是相信花苞里藏着春天的信。

回首即将过去的一年,我敲打键盘的手稍有停顿。过往的一幕幕,出现在脑海,感谢那些欢笑与泪水,感谢那些相遇与别离,是它们让这一年的轮廓变得清晰。

想一想,新的一年,不必预设太多目标,三两个足矣。就是,多读一本书,在书海中遨游,让文字养润心灵。

多和亲朋相聚,让亲情友情相濡,给人生路上的自己,多一份情感的温泽。多去室外的美景之地走走,欣赏山河中的瑰丽,让山水之美洗涤灵魂,不负人生走一遭的旅程。还有,持续深耕自己的文字,让世间的美好在笔端流淌,瞧见更好的自己。这些目标,不急于求成,只愿像培育一株植物那样,认真对待每一缕阳光、每一滴雨露,让自己在踏实的生长里,慢慢舒展成想要的模样。

窗外的阳光,一点西斜,照在墙上的影子也越来越淡。新的一年已经启程,像摊开的素笺,等待着我们用日子的笔,写下属于自己的篇章。而我作这篇序,不过是给时光一个轻轻的拥抱——告诉它,我已经准备好了,带着过去一年的断舍离,走向充满可能的新岁月。



夕照五彩滩

蔡晓阳 摄

心香一瓣

老街深处的糖香

陈松

我踩着老街青石板路,刻意放慢脚步。青砖墙缝嵌着暗绿苔藓,是时光的印记。两旁老房子挨得紧实,屋檐蛛网挂着细碎阳光,风一吹轻轻晃。拐过两个窄巷口,一股甜香忽然漫来,裹着老房子的烟火气,不是工业糖精的呛甜,带着麦芽焦香,温温的,一下勾住我的脚步。巷尾糖铺立在那里,木门漆皮斑驳,露出木头纹路,推门时门轴吱呀一响,混着糖香,瞬间把我拉回多年前。

门一推开,热气裹着浓得化不开的糖香扑面而来。铺子内陈设简单,一口乌黑大铁锅架在火上,糖浆咕嘟冒泡泛着细沫。匠人站在锅前,木勺不停搅动,动作不快却沉稳。糖浆熬成透亮琥珀色,他抬手倒进旁边青石板,稍等片刻,待边缘微凝,便双手攥住糖浆两端慢慢拉扯。手臂一伸一收,糖浆渐渐清亮泛光,拉细后对折再拉,反复几次,粘稠糖浆就成了蓬松糖坯,糖香浓得让人发暖。

甜香能飘出半条街。巷里行人不论赶路还是散步,经过铺口都会放慢脚步,深吸两口暖甜香气。放学的孩子背着书包,踮脚扒在木栏上,目不转睛盯着匠人手里的糖坯,嘴角抿着,似要流出口水。我看着他们,忽然想起小时候,也是攥着几毛钱在门口久等,又急

又盼,就为一块刚做好的手工糖。老板递糖时,手心温热,话不多,只温和地笑,眼神像锅里冒泡的糖浆般柔软。

刚做好的糖块含进嘴里,不用嚼就慢慢化开。甜味从舌尖散开,带着淡淡麦芽香,不齁不腻,甜意持久。那时总觉得这是世上最好的味道,含着糖走在巷里,脚步都轻快了。如今回想,让人记住的不只是糖甜,还有等糖的期待和老板的笑容——这些细碎温暖,跟着糖香刻进记忆深处,挥之不去。

后来我去了很多城市,吃过各式包装精致的糖,却再也找不到这份味道。老街变了模样,不少铺子翻新,唯有这家糖铺依旧;斑驳木门、蒸腾热气、匠人熟练的动作,都没改变。每次回老街,我必绕到巷尾买一块糖,含在嘴里的瞬间,熟悉的甜香漫上来,时光里的旧片段便渐渐清晰,仿佛就在昨日。

我明白,怀念的不只是糖甜,更是那段安稳慢下来的时光。那时没有赶不完进度,没有心头的浮躁,匠人愿花一下午熬一锅糖,我们愿耐心等待一块糖做好,简单又踏实。这家小糖铺像时光容器,装着老街烟火气、人与人的温情,也装着我对旧时光的温柔想念。糖香不散,那些温暖记忆就永远不会消失。

岁末随感

徐满元

错。待到他们再依次来到我身边时,便发现他们依然容貌依旧、健壮如初,而我那根根认输的白发,早已在两鬓编织着向时间这个“以不变应万变”的巨高手投降的白旗,也让我真正懂得了“年年岁岁花相似,岁岁年年人不同”的深刻内涵。于是乎,对时光的敬畏之心、对记忆的珍惜之情、对人生的叹惋之意便凝结为诗:“谁说时光没有颜色/要不那三四十年的样报样刊/咋都变成了黄色//谁说记忆没有热量/要不那么冰凉的逆境/怎被用来取暖的回忆烤得发烫//谁说叹息没有重量/要不那么厚重的夜,怎会叫它敲得当当响……”

春兰秋菊、夏荷冬梅恰似年份这枚硬币的正反两面,稍一旋转,便让365个日日夜夜落叶般随风而逝;夏蝉的聒噪与冬雪的宁静仿佛是年份的一双翅膀,轻轻一扇,便飞过了世态炎凉、人情冷暖。那一页页撕去的日历,极似首尾

相联的一艘艘运沙船,将一年的光阴一船船运向河流的终点站——大海。这无边无垠的大海里盛开的每一朵浪花,都饱含着酸甜苦辣咸。平静抑或澎湃,都是对不同人生的最好注解。

365个日日夜夜,像一群野马,从人生的山岗、生活的原野、思绪的草坪上,席卷而来,呼啸而去,似阵风、似暴雨、似激流、似闪电、似雷鸣……洒下密集的脚步音,是一串串魅力四溢的音符,奏响时代的最强音。身临其境,我们每个人既是投入的演奏者,也是热心的听众。“横看成岭侧成峰”的日子曾让我们“高山流水觅知音”,结果“踏破铁鞋无觅处,得来全不费工夫。”这大概既是老天爷对我们的戏弄,也是命运给我们的馈赠。“三百年修得同船渡”的许多人与事,看似上天漫不经心地随手拈来,实则是独具匠心地精心安排。不能强求时,最好顺其自然。否则,

很有可能“聪明反被聪明误”。而机不可失,时不再来。后悔的桥梁,抵达不了成功的彼岸。此时,我们能做的,也许仅是隔岸徘徊再徘徊、观望又观望。苦思冥想终于让我明白:过去的就让它过去,未来的毕竟未来,我们能紧紧攥在手心的唯有现在。

置身于一年的最后一天,仿佛站立于喜马拉雅山之巅,一年中的365天立即幻化为365个或高或低、或大或小的山峰,欣慰或遗憾的云雾飘渺其间,共同织就一张记忆之网,将年内所有时日与事件大小鱼儿一样一网打尽。只有那些可持续生存与发展的意念像鸟儿一样飞向来年,其飞行轨迹变为工作、生活等方面清晰的思路,绳索般将往年与来年竹排一样结实地扎在一起,住在时光之河里“从流飘荡,任意东西”。

一年又一年,直到永远,永远……

世间万象

小巷烟火暖

徐天喜

老城区的一条老旧小巷,长不过百十米,宽仅十多步。七八家小食店,常年经营米粉抄手、油茶馓子、稀饭馒头、锅盔凉粉等本地传统吃食。

小巷不出名,却是街坊的暖心处。特别在冬寒早晨,那些贪恋被窝又要赶时间的,起床后都会跑这儿早餐。每到冬天,我偶尔也会来小巷里,要一碗馓子热油茶,或一碗麻辣肥肠米粉,吃出一身毛汗,一整天都会觉得全身通透。

这巷子是小城最先醒来的地方,不到五更天,便有动静了。随着灯光次第亮起,脚步声、咳嗽声、开门声、铺板声、锅碗瓢盆碰撞声,陆续响起。卖油茶的,烧锅,炒米,磨粉,煮油茶,炸馓子;卖米粉的,熬骨汤,切调料,剁臊子;卖稀饭包子的,旺火把铁锅里的稀饭烧得翻滚,这头又把馒头包子码上蒸笼……

街灯开始熄灭,巷里也开始热闹起来。稀饭包子店的蒸笼码得比人还高,笼顶喷着蒙蒙白烟;油茶店,油炸馓子散发焦香,锅里的油茶咕嘟咕嘟冒着泡;米粉店里,沸腾着的骨头汤,香味飘到巷口,再飘往更远处刚刚醒来的冷清街巷。

食客袖着手,缩着脖子,嘴里呵着白气,走向各自合意的店里。有人不等坐定,就扯开了嗓子:“老板!一碗羊杂米粉,加油干、茶叶蛋!”油茶店也是忙着在叫餐:“老板!来一碗油茶,多抓点馓子,多放点大头菜!”稀饭包子店,声音更是干脆:“一碗稀饭,一笼

酱肉包子,一碟咸菜!”而店主们的应答,竟是那样地不约而同:“要得——来啰——”,尾音拖得老长。蒙蒙热雾里,人影晃动,挨背擦肩。很快,到了高峰期,满巷子都是杂乱的声响。锅碗瓢盆、店主招呼、食客聊天、吸溜米粉、喝油茶稀饭,各种声音,都在巷子里混杂交错,久久不散。

来这里吃早餐的,大多是常客,也是附近居民。可能互相都叫不上姓名,但凑在一张桌子上了,随口聊几句天气或新闻旧事,脸上就会漾起会心的笑。店主食客之间,自是热络得很。一句“早啊!”“生意好哦!”无不透出街坊邻舍的亲切感。店主也是用心又用情,在众多食客里,谁吃咸,谁吃淡,谁少油,谁多汤,谁吃辣,谁嫌麻等等口味,都用不着你特地交代,都记心头呢。

烫嘴的油茶米粉,热腾腾的稀饭包子,真是驱寒。先前还瑟瑟发抖的食客,几口暖食热汤下肚,额头就冒出了细汗,全身的僵冷,都被暖食热汤迅速驱散了。

渐渐觉得,来这里早餐,满足口腹之欲已属其次,更在意的倒是享受着这充满烟火与人气的温情生活。当自然气候凛冽时,人就像极寒中的残枝剩叶,孤寂中易生失落感。所幸,总有些地方,比如这偏僻小巷,一直在用它朴素的烟火、寻常的饮食、热汤的温度,垒起了能抵御寒冷的暖巢。这暖巢,始终在那里燃着炭火、冒着热气,等着那些需要暖身又暖心的过客……

生活感悟

初冬登山偶感

陈琦

出门时,天还蒙着一层灰色。风裹着寒气往衣领里钻,心里便隐隐打了退堂鼓:要不改日再去?穿上运动鞋轻脚踏两下,又有了信心。于是,揣着保温茶杯出了门。

雾雾蒙蒙锁地天,炊烟袅袅绕山巅。枫林静谧石阶路,落叶纷飞锦绣毡。山脚下的路,平缓开阔,铺着落叶,枯黄松针为多,踩上去软乎乎的。登山道台阶两边,灌木丛还留着绿,偶或窜出只鸟儿,扑棱着翅膀飞往林子。一开始,我走得轻快,不时掏出手机拍摄宛若盆景造型的古树、树皮叠显的年轮图纹、山石上自然雕刻轮廓各异的线条……

约摸走了四十分钟,我感觉有点儿累,微喘粗气,背上有些发粘,出汗了。石阶越来越陡,每一步都得攥着旁边的树枝。心里开始犯嘀咕:才过半山腰呀。

歇脚时,一位老者从我身边经过。他干练、精神矍铄,背着运动双肩包,手里拎个布袋,里面装着捡的野栗子。他冲我微微颌首:“老弟,慢点走,累了就歇歇。初冬的山不会跟你急。”我正琢磨着这句话的含义。老者又开口道:“你看那片林子,过阵子下了雪才好看,现在就是过渡。不过,过渡也有过渡的好,没那么多人,清静。”

接着往上爬。风更大,吹得耳朵疼,把帽子压得低些,心里念道:再走五十步就歇,一、二、三……数到三十就数不下去,干脆不数了,闷头走。偶尔抬头,见薄云散开,天空布满湛蓝,像一块硕大无边、被阳光过滤的布。

“暖日穿林,晴峦叠皱,丹枫未褪松林瘦。拾阶漫访旧时踪,苔痕浅淡阶碑

秀。”拾级而上,快及山顶时,脑海里浮现沈永娟的这首诗《踏莎行·初冬携友登佛慧山》。找块石头坐下,刚掏出保温茶杯,就被眼前的景象惊住了——山下的城市错落有致,高楼、平房似乎没有那么反差大了。屋顶上,飘着轻盈的薄雾,似为梦幻的点缀……远处的河像一条银丝带,绕着城市一隅向东流去。风还在吹,但不觉得冷了;汗也干了,浑身松软。刚才爬山的累,还有那些小心思,都被风吹走了。

不羨山头云气渺,心随逸趣自舒虹。不远处,一位阿姨拿手机在拍风景,嘴里念道:“每次爬上来都觉得累,不过值,累并快乐着……”我也掏出手机,想拍。但转念,再美的风景都不如记在心里。太阳慢慢升起来,把山顶的石头照得泛着光亮。有人说,登山如人生,遇见即巅峰。其实,努力了,就不会有遗憾。因为,毕竟离目标又近了一步。

古稀岂惧山程远,半岭尤耽林色葱。下山时走得慢。路边,上山时没注意到的野花,还开着几朵,紫色的。想起那位老者说的“过渡也有过渡的好。”可不是嘛,若夏天来,满眼色彩,倒看不见这枯枝里隐藏的小灵动;要是深冬来,雪覆盖着,又鲜见这份春的清透。初冬的山,像个慢慢说话的人,得耐着性子走,才能听到它的心语。

回到山脚下,回望刚刚登上山顶的山,一路上想的事儿,这会儿好像也有了答案——凡事,没有必要把它想的那么难;盯牢目标,一步一步地走,别轻言放弃,总能到顶。肯定累,但站在顶上看见的景,呼吸的空气,也是真的好……



迎亲来到老北头

马骏摄